

無稽諺語

釋林



古叢書之五

本古無稽謫語 下編

馬跡山農藏本

無稽譏語目次

卷下

卜者自驗	一
扶乩	二
貨兒郎	三
打鬼(二則)	五
浮泛破承	八
雪裏紅	九
女盜(二則)	十四
鬼見怕	二六
遺愁說	二七
鷄姦	二八
夏德海	二九
珊珊	三十

道士論文	三七
夜光	三九
夢附虱體	四二
假鬼刦財	四三
蠅姑	四四
筆談	四五
神杖	四六
鼠娶婦	四七
投胎	四八
畫山僧	四九
狗盜	五〇
鷄產人雞	五一
魏小姐	五六
	五七
	五八

泥馬	泥道士	六〇
女鬼談詩	孽蛇	六一
大癡小癡	大癡	六三
蜂妃	小癡	六六
鬼示死期	鬼	六七
犬報	示死期	六八
月夜聽詩	月夜	六九
六郎	聽詩	七一
臺陽妖鳥	臺陽	七五
學杜	妖鳥	七八
蜉蝣	學杜	八五
放生持齋	蜉蝣	八六
華童	放生持齋	八七
狐蠻有緣	華童	九〇
行令逐客	狐蠻有緣	九二
狐譴	行令逐客	九四
梅花菴	狐譴	九六

轝道士	孽蛇	六〇
山魈	大癡	六三
假彌子	小癡	六六
蠟姑	鬼	六七
車夫驅狐	示死期	六八
義牛	月夜	六九
巨人交媾	聽詩	七一
公主墓	臺陽	七五
魚怪	妖鳥	七八
靈姑(三則)	學杜	八五
乩詩記附	蜉蝣	八六
琴劍作別	放生持齋	八七
拔強毛	華童	九〇
張麗華祠	狐蠻有緣	九二
封仙	行令逐客	九四
財神誕期	狐譴	九六

無稽譏語 卷下

卜者自驗

福建馬巷驛向多盜有瞽者呂七善占易課語無不驗初賣卜每課不過數文遞增至百文凡行刦者輒詣呂問財氣有無歷有奇驗以故價益昂必銀三錢始占一課自朝至日昃問者踵相接喧鬧若市漸積貲至數萬金妻子女媳皆曳紈肥畜僕婢數輩居然成素豐家一日薄暮有以十金納瞽袖請占今日行刦財旺否占之曰大吉財爻治世月建日辰生扶官爻伏而不見必獲多財且無後患其人喜而去更靜後數人敲扉而入停輿于堂請曰家主母患病似爲祟所憑奉主人命敬延先生往占之因出五十金作酬儀呂瞽利其金多乘輿而往行十餘里至一巨宅扶瞽者出輿羅列佳肴旨酒殷勤勸酬食已謂之曰實相告吾等皆盜也近日爲首大哥適患病無人主使特煩先生權充頭領此間有定列刦得財物爲首者得半餘則衆人俵分瞽驚謝不能衆磨刀霍霍颶然插几上曰不去者殺却瞽泣下曰非不願實因雙瞽無能

扶乩

爲役耳。衆曰：是不難。乘輿而往，只須坐中堂，喝獻寶來，俟吾儕刻已，仍肩輿而歸，送抵尊府。不煩一舉手，一投足也。瞽無奈尤，從衆以筆塗其面，拽使登輿，肩行甚疾。須臾至一宅，數人踰垣入，啓其大門，抬輿直入，引瞽至後堂，南面坐，列雙炬于前。瞽乃拍案大呼曰：獻寶來！衆歡應而入，遙聞數聲哀祈聲，開箱匣，空聲逐室搜括，聲沸騰中夜，厥後聲漸寂。瞽呼如故，其子見羣盜皆去，僅存其一，竊從隙窺之，見青面盜閉兩目，據几疾呼獻寶，手無一寸鐵。乃率母妻僕婢等持械而出，舉梃將擊其首。母曰：且緩。聽其聲音，觀其服飾，酷類而父，乃以索繫其手，以水盥其面，果卽呂也。妻問何故來家，行劫。瞽方悟爲羣盜所弄，抱妻而慟，備訴顛末，舉家悲恨，不敢鳴于官。自此室如懸磬，貨其宅，別貰茅屋以居，仍垂簾賣卜，不復如向時靈驗。求卜者日寥寥，卒以貧餓死焉。

扶乩

紹興金某，習申韓之學，歷遊大僚幕府。長白鄂公巡撫兩浙，延金入幕。金善書符，請乩，往往有驗。鄂知之，約署中諸友，明日潔齋以請。及次早，金黎明即起，拂拭乩盤，鄂亦公服而出。諸友尙

皆酣臥命僮促之始陸續至既焚符乩動曰我純陽子也爾等既請我又復怠慢俱不屑教鄂子心虔姑賜二語遂書云節鉞東南開半壁廿年贏得主恩濃書畢即退衆賀曰大人寵眷方長鄂公亦喜未幾公緣事服刑乃悟公自筮仕至被逮先後剛二十稔也後金就吳郡某刺史幕與同事諸友請乩乩書曰苦雨淒風漏二更玉容無主夢魂驚紅綃拭透鮫珠落酒向人前訴不平金問何仙乩云非仙乃田允也金知爲鬼問其姓名乩云張姓小字碧簫前太守某公姪也時西席陸生錢塘人十七中副車其年仍將應試問獲雋否乩書一串字金曰是連中之兆有錢穀幕友疑是金所僞作乃書一紙搓作團請乩判判云春歸占得熊羆夢即停筆金開紙視之寫何時得子四字蓋其人尙未有嗣見乩語大喜又一友司書啓者亦搓一紙呈乩側乩卽續云秋老營成翡翠巢啓紙視之上書家貧未娶不知何時可聯婚姻其後二人皆如乩語越日有常熟許某與刺史有舊買舟至吳門欲懇其緩頰吹噓一席居半月刺史全無荐意乃浼金書符請之女又至書曰楊花憐爾風前舞燕子傍誰梁上栖許知館終不就快快以歸自此逢請乩輒至徵比友胡某會稽人眇一目輕儂粗鄙同署皆厭薄之忽以一紙團置乩盤

間祝曰請題此乩書曰立似沙彌合掌坐如蓮瓣微開無知小子休弄乖是爾出身所在金訐之急開視其紙乃大書一祕字金悵怒叱胡曰請乩理宜恭謹謹浪如此是吾過也後遂收乩不復請新秋陸歸鄉試果及第九月來吳乞金再請金不可陸不得已炷香于爐長揖申謝乩忽自動云承君念我我亦思君胡在傍不平笑曰獨不思我乎乩曰帶鈴兒無多談胡不甚通文理茫然莫解所謂陸乃以元老登庸諸狐帶鈴之事告之胡怒曰狗腿夾着兩片皮逢人賣俏乩答云龜頭剩得一隻眼看汝可羞胡大譁噪陸厲聲呵之乃止乩亦退陸惡其擾乃別立一乩于己室夜分讀罷爇爐香而祝之乩自動云鬼來已久恐妨君讀故不敢擾耳陸曰與君一夕語勝讀十年書何云妨工因問曰以卿慧中定當秀外前太守之珍惜可想而知但不識以何病遽逝乩云可憐可憐獅聲吼而益厲龜頭縮而不伸髫年弱質費恨以終尚何珍惜之有陸曰芳魂何不隨太守去乩云一度陽臺雲雨斷有誰招我未歸魂陸亦代爲悒悒因問玉骨現埋何處答云三堂後梨花樹下翌日陸備香楮酒奠請于東君進堂後就樹下醉之夜靜聞沙盤颯颯作响視之書云承君以杯酒奠我足感多情陸戲之曰寒宵岑寂偶得句云孤衾

秋冷落煩卿屬對。乩云：短燭夜溫存。陸請一覩麗客答云：幽明異質，不當以色相示人。續云：卽空郎色，烟中影。陸應云：爲雨爲雲，夢裏神。乩寂然而退。其東君亦西江名孝廉，由邑宰游陸太守。聞之告陸曰：冷落對溫存，殊有巧思。吾亦欲與之唱和。煩先生請之，陸焚香禱祝。乩兀然不動。太尊笑而去。去後輒動云：此君內多慾而外色莊，不足與語。由是與陸晤語酬唱無虛夕。迨小陽後，公車將北，陸戀戀不忍捨。一夕夢一麗姝冉冉至，明眉皓齒，綽約飄渺。笑謂曰：郎君向欲相見，妾畏人言，未敢遽許。今將遠別，不可不令多情郎一面。又云：郎君性格溫存，舉止端重，功名雖不甚顯赫，然一生仕路，絕無風波。幸努力自愛。妾從此辭。陸攬其袂曰：前蒙示一串字，今上半截驗矣，究未知下半截何如。女曰：若問個中消息，好知君畢竟是書癡。詫低鬟而歌曰：今夕何夕？明月在天。夜臺冥冥，宿草荒烟。巫峯十二弱水三千，芳心脈脈，幽怨年年。霜風砭骨，離魂黯然。與君一別，波逝長川。陸悵然忽寤，手持被角，儼然作牽裾狀，輾轉繁思，不能成寐。詰旦，束裝戒塗，乩亦永絕。金雖以符招之，不至也。陸次年捷南宮榜下，授中輪，始悟若問個中二語，是隱藏中書兩字也。

貨郎兒

邗江鍾儒士之女小憐絕色也。儒士貧且獨愛之。教以書算能且精。母死。小憐年十四矣。潛以刺繡紋錢爲父營。朝三暮四之術。漸無凍餒苦。儒士嘗見其深坐閨中。持籌握算。喜謂人曰。我家有女王戎。惜不櫛耳。買小婢貌亦端好。名阿容。爲女供酒掃。實閨中伴也。儒士擇婿太苛少可當意。年十六。父又卒。女撫營喪葬。妥貼勝男兒。服甫闋。而媒妁盈其門。或云太守兒。或曰侍中子。女皆笑却之。私謂媒婆云。第貌清俊。年齒合。孤與奴等者。求之貧不怨也。媒去久之。有蔡郎失怙。特貧廢。讀雙身爲絲牙郎。司會計。貌頗妍。齒亦稚。聞女豔名。私以青蚨贈媒婆。媼笑云。小官人妄想吃天鵝肉耶。曰。第言之得失。非所計。媼無已。勉爲一行。至則門深閉。梨花撲落滿地。如胭脂雪。階下苔花如錢。屐印無幾。握石扣再四。婢始出迎。問阿容姐和憐姑春睡耶。婢笑應。導入閨中。視女正掩衾就碧紗日影。讀玉溪生稿。雲髻盤鴉粉髻微瘦。逾覺嬌媚可人。媼近之。坐笑云。若個俊人兒。不知誰家有福郎。一生消受。女微笑不語。阿容問憐姑親事。若何。昨宵燈花結並蒂。想有成也。媼撫掌軒渠曰。婆子幾忘却。真可笑煞人。蔡家小朝奉。貧無一樣。爲人。

貨郎兒

家司筭鑄歲得俸不過二十金尙欲娶美婦幸渠風貌好不然當以箕掌擊其頰女笑云貧亦何害奴自能當但渠之風貌果如阿母言否娼乃感稱其俊美宛似羊車中人女云贅入吾家爲我翁後問渠願否如願即煩引之門外奴以隔屏一見爲信娼喜而退翌午果汗面來曰蔡家小官官將至請姑姑自相攸女即掩關自門隙偷睨果有白袷少年郎面如傅粉步履坦然搖箋三四過若不知有門內事者娼趨出故呼曰蔡家郎將何之去而復返若磨驥耶連去遠去毋討厭煞人蔡果一笑去女入闌對娼曰是郎亦有大福澤者然有數載奔波苦亦命數使然卽煩作伐娼云渠本無家請贅爲齊東婿可乎曰可擇吉成禮青廬之中互相偎倚髮貼萬狀幾如翡翠之戲蘭若也然郎則時時以清貧爲慮歡娛之下每對麗偶作態唏噓女知其意慰之曰郎願得美婦妾願得美夫願已足矣兒家雖無阡陌雲連然先人遺微資可以餽三四年饑粥一家僅三口何戚戚爲哉郎終不懼女憤形於色曰飲啄自有分耳郎欲何之請卽自便毋使青年浪得戀婦名郎乃改容謹謝阿容旋具盃酌爲闌中含歡醉而方寢燕婉之情堅且昵也月餘蔡有堂伯客閩中者書來云爲阿咸謀一噉飯處望卽附舟來閩萬勿因循自傷

淪落郎閑竟示女。女亦欣然卽治觴爲郎餞行且臚之資。郎持尊有惆悵之色。女云郎君發軾之始光明磊落。千里求富。范蠡何嘗非人。奈何作兒女之態。郎曰嘻僕去累卿獨宿。未免負此青春。倘有微瑕。難成白璧。女大笑。幾不能閤櫻脣。曰郎君慮戴綠頭巾耳。且試遠行。待錦旋時。方識得鍾儒士之女。晨起郎擇擋家事囑咐門楣。淒然揖別而去。不遽登舟。潛宿近處館舍。數十餘日。每晨惟阿容出門外買蔬果。旋卽雙柴閉。而女從不露嬌面。始放胆行。女獨居將兩年。郎無一字問閨中人。阿容頗以貧爲懼。久之有賣珠娘。媚而善修飾者。名阿綫。居左隣。晨起恆與阿容攀話。因得親近。女阿綫善談論。往往良宵談至夜半方去。大家索女刺繡者。多由阿綫手。得資亦豐。於外間久之。終以守門無人。乃穴左垣爲阿綫出入。風雨之日。漸與女抵足眠。愈親愛。幾不可須臾離。一日女偶同阿綫立門首。看兒童學賽會。突一男子華服自門前過。雙睛凝視。足幾不能移。女急掩屏攔阿綫入。男子華亭富家子。銅山金穴。不殊鄧通。性愛漁色。聞竹西多佳麗。攜鉅資來遊。勾蘭中人皆尋常脂粉。無許可者。是日突見女着杏黃衫子。綰拋家髻。裙下雙翹。紅蓮吐艷。驚爲天上仙娥。下墮塵世。私心竊喜。曰今番方不負二分明月也。然不知

誰家娘無從問訊。翌又往見左舍門聲適阿綫出知是昨與玉人比肩者急趨與之揖。阿綫斂衽問表表郎君有何下問。曰某華亭人至此覓親串不遇。靜候之又惡旅舍喧不能養疴。聞尊潭多曠宅。乞賃一椽房値所不吝也。阿綫延其賓笑應之曰貧家無使令僕御輶裘奈何。曰僕從我自有之。乃計值而去。斯須果多人爲之運箱篋皆沉重。俊僕一亦姣好。遂居東廂。終日看書籍。評鼎彝。不輕易出門。一日謂綫曰。阿姥孀也。岑寂未免可憐。某又無母。願侍膝下作螟蛉。不兩全乎。綫大咤曰。郎君一言不怕折人壽算耶。某跪地叩有聲。遽呼曰母。綫乃扶之起。由是如母子。視某室中皆貴重寶物。一玩好俱能值百金。几榻所被無非錦繡。庖廚所熾無非珍饈。每謂綫曰。母得某爲子。可得下半世眞快活耳。不兩月。假子餽獻已值二三百金。梁間問綫曰。母日視西隣。是誰家玉人可一見否。綫曰。是真不可犯也。因侈陳其艷而貞美而烈。聳人聽聞。某翌忽臥病。兩僕甚惶皇。綫大驚。親臨榻畔。問假子所苦。某啼噓掩泣曰。兒病不能延矣。思念娘耶。曰大難大難。曰雖難。娘能代籌。易語我。某乃攜綫手西指曰。尊隣嬌容已攝兒魂魄去。損神必登鬼錄。兒死乞母以骸骨歸我鄉也。問究何思憶。自苦若是不能告他人。亦不能告爲

貨郎兒

能一近芳澤則霍然矣。繞審度良久曰：娘試代爲謀爾且珍攝某枕上叩再四是夕纔卽往女家視女正繡香囊玉筍幾皴裂乃佯慰憐之曰：憐姑若嫁得金龜婿此時供指揮者當不下數十人而乃貧至此毋乃冤乎女笑云命使然也夫復何怨旋見阿容以香茗至曰今宵況纔娘爲憐姑作伴昨宵姑病囁聲聲呼郎名喚不醒幾驚煞人纔云想以纖指壓酥胸病魔耳既而太息曰如我命宮坐孤虛獨宿分也郎君青年猶一對玉人奈何重利輕別離耶已而掩燈入帷纔強與女共枕戲捻其乳且搔其腕女云婆子花癟作矣且倒頭睡母惱亂人纔云惜身非男兒若有玉杵恐今宵不能相饒女微笑不語纔又暮問云姑姑想郎君否耶女且笑且歎纔知其心動語漸入裏問娘娘能飲否曰一兩盞亦可沾脣耳曰明夕我當買梨花春來爲姑姑破悶女無言已沉沉睡去至明夕纔果以酒至阿容亦小具珍饌女飲微醺嬌紅上頰杏眼微錫因扶之臥繡榻上纔得間以某之心病告阿容求代爲謀阿容以爲難纔曰無傷也昨夜小鬼頭春心動矣我當明白以叩之成否當一言爲決洗手助我阿容領其首纔乃僂女小坐述假子某寓豪蓋鄉里慕姑顏色小住寒家近已思慕成病但一親近病即已姑玉成之亦大陰

貨郎兒

11

嗚爾我皆婦人無一知者且姑亦憔悴極陽亢不可陰老似亦非佳爲某謀兼爲姑謀耳女聞之不語阿容亦慾患者再女云若真愛我乎但可一不可再渠旣富請以五千金博一刻歡事已卽去母多言綫云我且商之渠來復尊命踰垣歸某情急問所謀若何曰成矣以女言告曰易耳易耳急開櫃取白金權五千兩自垣隙遺之香閣婢子傳遞手足告疲女命堆繡榻下呼婢近前以筆畫其兩眉加以粉黛命側臥倚繡枕房闌半掩銀釭微明而已別潛宿他處綫攜某來立房外自掀帷視之宛然女也曰那人來矣婢微笑綫出某逡巡入剔燈燄就枕畔視矯瞼果當日立門首者愛極狂生不暇憇款櫛衣輕薄未能徐徐婢不語某亦不言已而下榻曳履遠出至綫家則綫方掩關橫陳榻上矯喚不已窗隙睨之大驚蓋不知何時盜其豔僕頓正乘隙赴陽臺耳某心計曰如我假母方是倚門媚也若憐娘者終不失爲良家女然天下尤物得肌膚靡盪願亦滿矣何必戀戀爲天下美男子所笑呼僕出以五百金謝綫晨曉上卽策馬返鄉關緩轉愴然不能自己往視女已早粧若無事者然暇則仍借女紅謀生活綫私心奇之倏忽歲殘郎回家度歲兩擔歸裝一身蕭瑟女迎問藁砧客况何似曰寄人籬下蘇秦仍是蘇

秦卿卿幸勿齒冷。女笑置之。呼婢具盃酌。爲郎君洗塵。久別勝新婚。夜夕燕好。正極情濃。女忽云。而今而後。郎請勿憂貧。床下朱提燦爛。而疊翠非歟。郎驚問何來。曰術耳。郎亟披衣執燭搜閱。果見皆峨峨不動。尊大駭。問訊甚急。女乃敷陳華亭人事。尙未迷及晝眉易形。郎遽躍起怒曰。我固知淫蕩者不貞。今果然耶。臨別之時。言猶在耳。今有何顏再見良人。鍾儒士之女。不過如是乎。女正欲演說分割。而郎已拔關出。從此黃鸝不再入門。到處跡之。罔知形影。後聞舟子言云。卽於是日過江矣。女自悔孟浪。然已無及。乃私告阿容曰。以我之才。不可老巾幘。郎憤氣出。非一日所能歸。數載奔波。前已預料。且主婢易裝。更男子冠服。挾華亭資作母金。往姑蘇貿易。女石崇不難致也。阿容亦以爲善。乃於深夜敲門戶。從阿縵家出。僱健兒四五輩。運資及家。具鼓櫂南行。蒲帆連渡。抵蘇攜婢走通衢。人見兩少年。服華麗。眞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一二老成。就與之語。始知學經商者。豔其資。乃於虎邱代賃宅。貨絲繡綵綾。女則居然成肆主。深居內闈。交易率委之夥。至夕。女出執牙籌。算核不少舛。夥爭服之。閱兩年。子金已盈五六千。再年餘。宮中鄭貴妃。僅供戲衣甚急。肆中承其半。又得二萬金。虎邱閨闥子。莫不以一識鍾朝奉爲。

貨郎兒

13

幸富兒爭欲娶以女，均笑謝之。一日微雨，女裹青紗幘，披白羅衫，曳吉莫鞋，坐內櫃隔紗牖看往來行人。婢亦藍裙軟巾，捧茗碗立其右。忽一少年貨郎兒至鋪，弛擔出資易閨人所需零星物，約十金而擔已盈。覘其面龐如舊，相識再詳視之，大驚駭耳。語曰：「此非蔡家郎耶？」婢視之良確，惟面有風塵色，衣多補綴痕耳。蓋當日過江，擇與妻絕，及至閩，伯已故居停辭之，欲再回邗江，至蘇，已隣與丐，得鄉人好義者贈朱提十餘兩，故借貨郎餉口，經營數年，蠅頭利薄，頃正來買貨。女適見之，少頃雨大，至街上，頗泥濘。郎坐門首，凝若木鷄。女心憐之，及霽，郎負擔欲行，忽見後僕傳語云：「貨郎兒家竹西耶？」曰：「然。」曰：「然則我主人同鄉耶？」主人見召，且隨我來，因宛轉達曲室，視一少年端坐胡床，衣服華煥。婢曰：「貨郎宣到。」參見郎君，郎驚愕屈其膝，女抗受之，因命側坐，略示殷勤。問汝家竹西何處，曰：「雷塘向南百步耳。」問作貨郎利若何，曰：「利息微也。」曰：「汝困苦若是，較我家奴子猶不遠。」我憐汝，曷爲我傭？婢急曳之拜，曰：「貨郎謝主人收錄矣。」因命隨婢供驅策。郎亦私心自幸，是夕待畢，膳閉戶，將眠，忽奉主人傳喊入寢室，視紅燭煌煌，紗帷綉帳，主人甫謝頭巾，榻上枕衾已設，略盤旋，忽見主人啓鑰，出自白銀一鉅，錠置案頭，聲鏗然，攬郎袖。